



# 遥望东胜卫

东胜，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名。它常在耳畔响起，却又难以清晰勾勒出具体印象。那份写进岁月里的旷达与高远，时时在记忆深处低吟轻诉，吐纳着血脉相通的气息。今天，让我们来一次遥望，走过时空的屋宇，连贯起似远实近的乡愁。



东胜教场



“首卫”雄风



东胜卫城南门

600多年前的一天，黄河“几字弯”东北点的荒坡上，逐渐站满远道而来的军士，他们身上披挂着厚厚的尘土，目光中充满对未来的渴望，从肩膀和战车卸下的，除了刀枪弓弩，还有锹镐犁铧。

这群人的到来，与明太祖朱元璋下达的一项命令有关。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，明军在与北元势力的拉锯战中占了上风，河套一带大片土地并入王朝北疆。为了充实边地，朱元璋派遣将领分赴山西各地，“往太原等府，阅民户四丁以上者，籍其一为军，蠲其徭役，分隶各卫，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。东胜立五卫，大同在城立五卫，大同迤东立六卫。”将士们跟随王朝

站在高大的城垣上举目四望，山川形胜尽入眼底。西面不远处一水如带，黄河是也。水滨飞鸟低翔，炊烟几许，一派静谧安宁的河套风光。沿着城墙缓步，发现墙外有深沟状地形，一问才知，系旧时护城河。

河沟很宽，曾接天然水系，三面护城，独缺西面。这般独特的城防结构与卫城所处地形有关。西城墙建于陡坡山梁之上，随地势起伏，易守难攻，故而不仅没有护城河，墩台马面等城墙附属设施亦少见。

东胜卫城南10千米，水气氤氲处一小村若隐若现，这就是著名的河口村，古时黄河君子津所在，属于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。历史上，东胜是东西南北交汇的要冲，也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融的重要地带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共同绘就和合发展的辉煌画卷。

紧靠东胜卫城南门，是一处酒厂，厂内建有仿古文化街，依稀显现当年东胜卫繁华的景象。九曲黄河流

东胜设州于辽，但其建置历史可追溯2300多年前。悠久的历史给这片土地留下众多遗珍，它们多被收藏在托克托县博物馆。

博物馆在县城西，小院规整，宁静雅致。进入馆内，讲解员首先介绍镇馆之宝——云中丞印。这是一方小巧玲珑的铜块，顶端刻着古代官员才能使用的龟形纹，底部刻有“云中”二字。

说到云中，大同人不陌生。唐时，大同设云中郡，置云中县，故后世常以云中指代大同。那么，托克托的“云中”又有着怎样的故事？

## 首卫

的号令，从晋中晋南出发，远涉千里，在黄河边筑城屯居。

筑城是项艰苦的工作，黄土伴着汗水，打造出“首卫”之誉。首卫，通俗理解即卫城之首。卫是明代的军事基层单位，一卫驻兵5600人，负责府一级区域的军事防御任务。由东胜卫往东，明代在大同镇依次建起镇虏卫、云川卫、玉林卫，定边卫、高山卫、阳和卫、天城卫、万全卫、宣府卫，座座卫城连成坚固的国防体系，守护家国安宁。

得名“首卫”，还因它的面积。据说东胜卫城面积在北边诸卫中最大。城平面约4.5平方千米，呈长方形，东西宽1930米，南北长2410米，周长8.6

## 故城

明设东胜卫城，取用旧称旧址，将唐代的东受降城、辽代的东胜州城旧址一并包裹。望文生义，“受降”与战事有关。史载，唐中宗神龙三年（707），突厥入侵朔方边镇，朔方军总管张仁愿备兵谋战，以突袭之法大破突厥，修筑东、中、西三座受降城，以阻断突厥南下之路。

受降城和东胜州城旧址现存古城内，被一些现代建筑遮挡，无缘近观。辽神册元年（916）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下黄河对岸的胜州，将胜州居

## 交汇

经河口一带，水面宽广，流速平缓，成为黄金水道。辽金时期，已利用水利运输货物。元代，曾设水驿、榷场，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码头。明隆庆和议后，长城内外开市通商，大量中原物资经此引入草原，产自草原的牛羊制品由此销往中原腹地。

“我老家是大同的，爷爷那一辈来到这里。”与酒厂员工闲聊，对方用质朴热烈的言语，讲述着东胜卫、托克托与晋北的关系。清初至民国，两地人员

## 遗珍

史籍记载，公元前300年前后，赵武灵王“变俗胡服，习骑射，北破林胡、楼烦。筑长城，自代并阴山下，至高阙为塞。而置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。”彼时大同大部为雁门郡，东部属代郡，而云中郡则位于托克托县。秦汉因袭赵制，仍置云中郡。汉时云中郡辖11个县，云中县为其中之一，云中丞印就是汉代云中县丞之印。

注视古印，内心微起波澜，这是来自2000年前的信息。一瞬间脑海闪过许多疑问，那时的人们如何生活？开垦的土地上种植什么作物？日

千米，四面开门，内建官署、兵营等建筑，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域，承担着巡边、预警、备战、仓储等军政职能。

今天，访客仍能感觉到东胜卫城规模之大。登上南城门向内俯瞰，寂寞的古城给人空旷之感，已无法想像当年人喧马嘶的场景，曾经的十字街巷多被绿草覆盖，灼日下自由顽强地生长。

历史上东胜卫经历几次迁置。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明军攻下东胜州城，第二年改州置卫。“领千户所五”，后因岭北战役失利，撤于大同。洪武二十年重置不久又改迁。永乐元年（1403）分别迁至河北卢龙、遵化等地，发挥拱卫京畿的作用。

民迁到河东，于受降城附近驻新城，取名东胜，成为辽与西夏交界的边陲要地。

时间来到大明。正统年间，经历“土木堡之变”后，明军实力大损，北部边防战线回撤。随着大边长城、二边长城主要地段陆续弃守，东胜卫军事防御功能尽失，成为蒙古部落驻牧地。嘉靖十年（1531），土默特部俺答汗封义子恰台吉在东胜卫驻牧，恰台吉亦名脱脱，东胜卫变为脱脱城，后称托克托。

往来从未停止过，雁行种地的，旅蒙经商的，口外开荒的，驭马赶车的，一拨拨来，一拨拨回。来回之间，乡音融汇，乡邻成亲，乡情缠绵，激荡着生生不息的传奇力量，散发八方。

突然想到大同市新荣区助马堡附近有个东胜庄，不知是否与黄河古城有关？也许当年戍卒回迁大同时在此落脚，也许曾有边外商贾在这里建庄屯货，把地名从遥远的东胜卫带到长城以内。

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光景是否与今天一样云淡风轻？穿着胡服与汉服的各色男女如何交流沟通？答案也许同样在博物馆里，需要细品慢寻。

指着一幅元代铜象棋，讲解员说那是汉蒙文化交融的产物，它们出土于东胜州故城，有两种样式，不仅有文字标识，还刻有图形。用头戴巾幘身着长袍的人物造像代表“仕”，用武士像代表“卒”，这种直观的表达方法更适合对汉语言尚不精通的草原人士使用。

文/图 温鹏毅

